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六

宋　孫光憲　撰

以酒致禍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彦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慢稟從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

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櫂裂其棊械斬于壽春市蒢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以小校驟居内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名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鞹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峭持聘峭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峭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峭並飲之峭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困臥俾人偵之峭簮筍籜冠子秤所得酒罷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劔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頊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

機梁祖太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啟延壽門陳牌印于笥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瓊進前受印簽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

驍卒董懐進勾曳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曳突出

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

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思禮

殊厚瑾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

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

黨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有騎

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因一作至將大出兵迓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闉以軍怨東遁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萬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内矣失是往也決無生理願録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啟兩扉悉衆來戎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馬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

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為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

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應為福耳咸或然之

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宫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讖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為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為兩片内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為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讃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

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齎詹帝命禪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黃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溵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為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擣或磑磨咸用充饑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為雷電大

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為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烏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烏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掩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一作趣梁

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一作忽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馬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守為殿騎授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為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圉人以馬就臺

忽為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名諸王近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

以忽忙奔起得非宫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内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傾側上墮於池中宫嬪并内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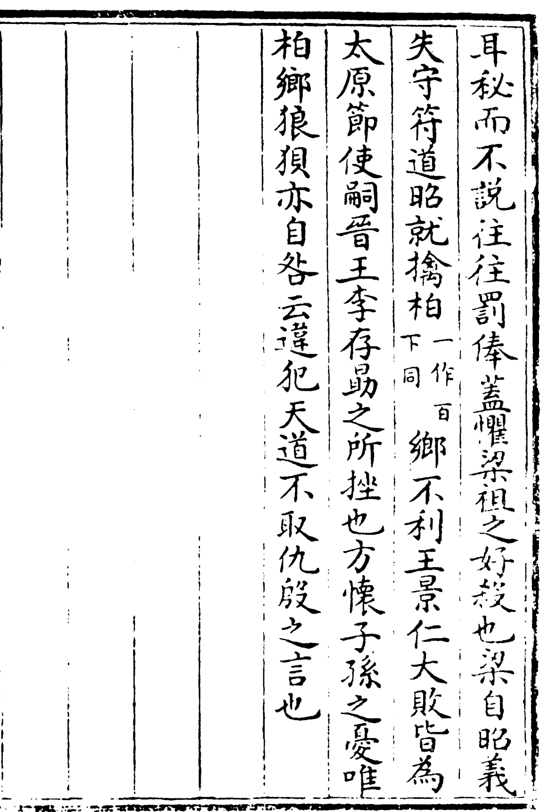
梁祖圍棗强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强縣半浹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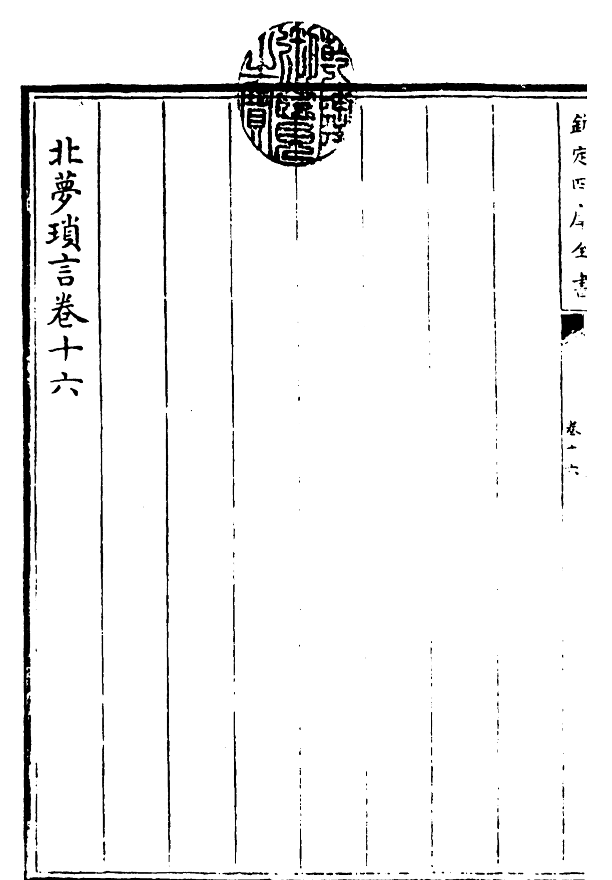
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彛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彛曰請一劔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彛頭上中擔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强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弄梁軍招諂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彛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名課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



耳秋而不説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一作百下同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為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北夢瑣言卷十七

宋　孫光憲　撰

梁祖為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為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為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為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

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
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温既
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
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
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
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
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
位至列卿爲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貴封晉國太夫人仲

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温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温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為宋州刺史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欵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名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兖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

致吾奴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奴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後克用

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黄花堆之别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龎勛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房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為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黄巢功為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

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娠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一作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龐勛軍

陣出沒如神號爲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宫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奬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賫詔賜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

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為晉王起舞後為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黄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黄巢後游於河東攝榆

次令李公辟為掌記戕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絶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闕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為行人即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獘賦已

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顒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勅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

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視崔胤眥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引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絶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友

曰助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

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兗也詐為荼商苞苴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

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𨍏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欷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欵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倚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

次官至方鎮為梁之名將

駮昭宗諡號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駮議請改為恭霊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不悅時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

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污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鸂鶒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鸂鶒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采録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

亞子

鄴王偷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壊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為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

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絡威殺戮後又迫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為人插縛一作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

果趨黄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十七

北夢瑣言卷十八

宋 孫光憲 撰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

之類又蒱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説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竒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廵邊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

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産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名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

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彦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寃讐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室雪寃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

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為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

衣僧衣謁彥超願為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笞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絶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

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内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黄鬚丈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卧内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

恚咨繼忮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
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
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裨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
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
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
內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
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
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

時為諸優朴挾摑搭竟為嚚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為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庭蔚李繼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

力焉既為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為意剝削為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為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隅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寘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

后蓄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時惡其為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為唐雪恥號為中興而温韜毁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 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册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

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賛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宫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為尼也

無官酬勲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𤍠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𤍠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

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

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膂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

將幾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内鄉縣令成歸仁所論税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歴任告勅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面戒汝州刺史萇簡為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内有史彦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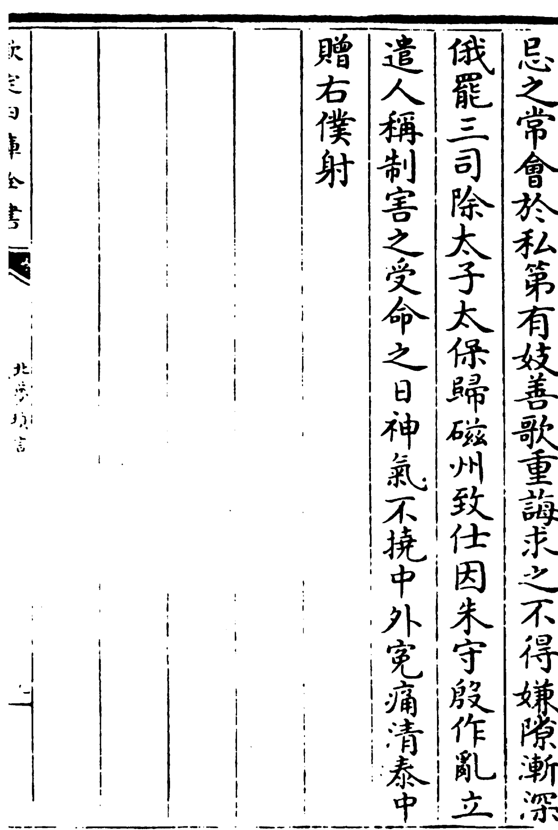
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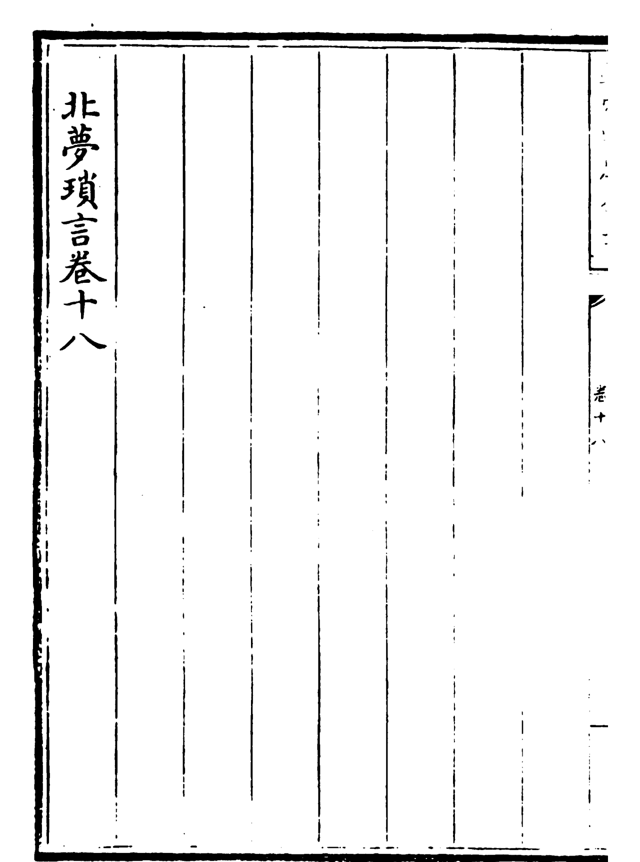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彦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勑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圜美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


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寃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十八

北夢瑣言卷十九

宋 孫光憲 撰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甍於天成中文學徳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歇歴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為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元豹曰

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禄卿年八十而終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

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為老朽豈放爾邪為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篡言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一作川制置使要脩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切堪

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皴裂趙鳳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錘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聞毀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敭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

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恚生崔協强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為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謷之自言能一作飛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為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

以焚燎為聞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麁氊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守遂

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為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

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為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

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從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

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禁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為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兎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

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兎園冊
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兎園冊乃徐庚文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
為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為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
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

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垂置僦居即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歴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十九

北夢瑣言卷二十

宋 孫光憲 撰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為言上亦

然之

受賂曲法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髪為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令鬻劵人安美為親

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寃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

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

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衞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從榮之為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

及誅敗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絶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

沈徽曲江吟 温顗附

吳興沈徽乃温庭筠諸甥也甞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畫每理髪則思來輒罷櫛而綴文也 有温顗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僻繪事為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

牧爲謁者拒之然温氏之先貌陋時號鍾馗顗之子郢

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姜誌認父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罹鞭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愍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

悲號殞絶誌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鄑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泝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録數任

即王郢近聞歿於雅斜往往靈語說事如平生又言我為陰官云云即記前生不誣也

舒溥三斥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開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尋為王公所鄙次依宋開府亦以不恭見棄轉薦於嘉牧顧珣

承奉貴近誤奏為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復疎之俾其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邸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詣堂陳狀只望本分入貢之恩澤於相庭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斥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為李吉甫相所誤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 高諷附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縛無他才俊止

以貴公子享俸禄而已恥其官卑諧執政陳啟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仕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即韋莊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即少常銳也）執政愍而慰之

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羈旅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恨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蓋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䟽濶皆如此也

韋巽尫鈍（周仁矩附）

韋巽大尉昭度之子也尫懦蒙鈍率由婢嫗仕蜀先主

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　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為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忍欲 王彦章附

唐鳳翔李曮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

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玉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遺適潁川陳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岐山微有階緣而得侯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忘其名賜名丞弁王胡乃岐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窓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為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

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忽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每為愚話之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為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内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為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為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娉少環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内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窓

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脩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鐶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卯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偽蜀主歸命時内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

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巳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偽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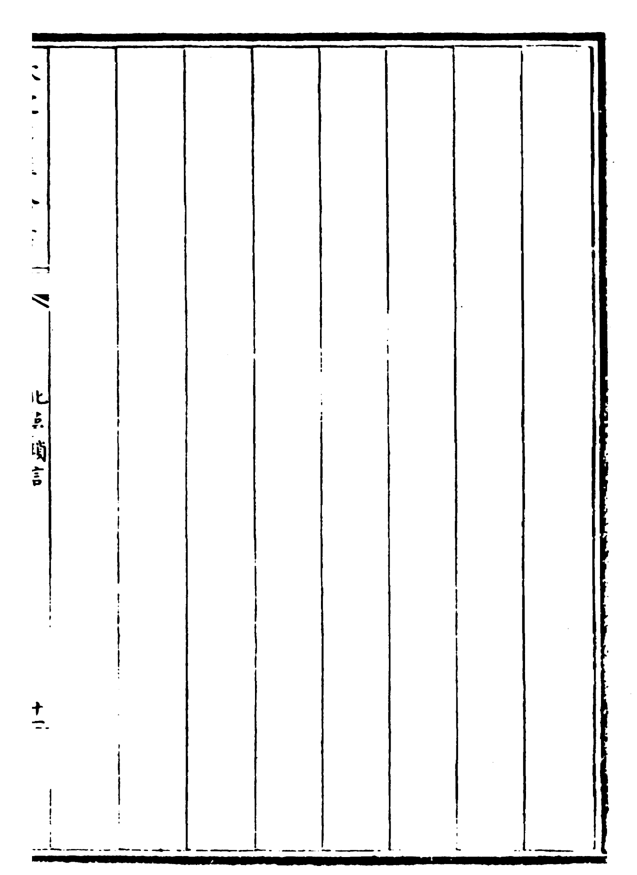
遂寧有馮見鬼名其忘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為

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摭其舊事疊有奏論馮生謂潁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閩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閤下為官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為祟以公禄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為解其冤也他皆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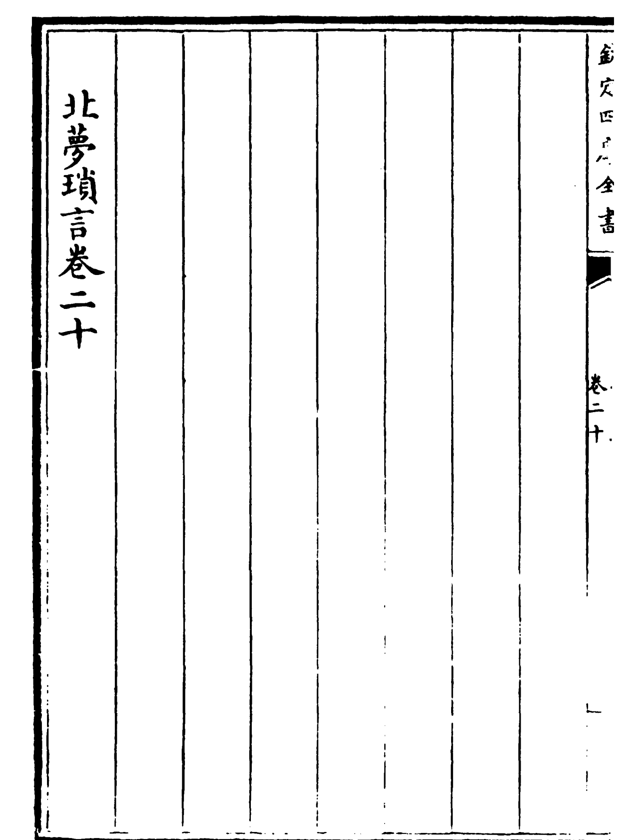
休公真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真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已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遞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

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為閽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得得為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疎之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異乎廣宣棲白之流也



北京瑣言
十二



北夢瑣言卷二十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闕恱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芥庵夏隱君中間刊誤舛訛如日曰纂篡歡歎雖難闕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强以俟别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於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豊年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吴方山抄本核過吴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二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